

癩腿小王子地精布朗尼

癩腿小王子

第一章

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

多洛尔是这个世界上王子中最漂亮的一个。

人们说，作为王子，多洛尔的确是最漂亮的，即使是在一般人中间，他也同样如此。当这位小王子盯着烛光看时，他的一双眼睛表现出一股执着的探询劲儿，这在一般新生儿里真是罕见。他的鼻子嘛，眼下自然还不是很大，但似乎已经显露出高高隆起的模样。他的皮肤是健康而迷人的紫色。总之，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惹人喜爱的婴儿，王国里的每一个人都为这个出色的王子感到骄傲，尤其是孩子的父母——诺曼斯兰王国的国王和王后。这对夫妇在他们即位之后的时光里已经整整盼了十个年头。这位漂亮的王子和王位继承人的降生无论是对国王和王后，还是对他们治下的臣民，都是极大的幸福和慰藉。

整个王国里只有一位亲王郁郁寡欢，那就是国王的弟弟，从前的王储。要是小王子不降生，有朝一日这个王国的国君自然就该是他当。

国王陛下的性情一向宽仁，他甚至对弟弟眼下的处境感到惋惜，于是竟答应王后的请求，分封给这位亲王相当于一个郡的土地。亲王也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，叫我们觉得他的确是在为王子的降生而欣喜万分。

眼下，王宫里正忙着小王子的洗礼这件大事。按照王室

的规矩，国王给小王子挑选出十二对教父和教母，他们每一位要给王子起一个名字，并保证尽心尽力辅佐这位王子。等王子长到法定年龄，他自己再从这些名字里挑选出一个他最喜爱的，作为他终身使用的名字。

在此期间，整个王国就沉浸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。富人们纷纷在济贫簿上认捐；各城市的市政厅官员为工人们准备了一桌桌喜宴，他们的妻子的茶点摆放到街道旁；学校里的孩子们也由于小王子的降生而品尝到了丰美的牛奶和面包。说来这个诺曼斯兰王国，尽管我没法给你在地图上指出它的确切位置，也从没在任何一部历史书里读到过有关它的记载，然而我相信，它跟咱们这个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实在没什么两样。

王宫里——它自然也很像世界上的任何一座王宫——如今正为筹办这件大事忙得不可开交。王后的卧室是宫中惟一清静的地方；尽管小王子眼下已经有六周大了，然而自打生下小王子，王后还从没走出过这间卧室。从没人说起过王后病了，尽管她眼下的确感到不舒服；她自己是从不会提起的，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她就一个人病恹恹地在床上静卧着，而别人也很少想起她来。举国上下的人们全都在忙着赞美这位盖世无双的小王子。

终于，举行洗礼的这一天到了，而这天的天气也跟小王子一样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整座王宫里的人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如此——细心、周到的王后想着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，她一定要让他们在这一天人人都能穿上新衣服。于是，上至宫廷女官，下至在厨房里帮佣的可怜的小厨娘，她们人人都自以为在这一天出尽了风头。

这天早上六点钟，所有的王室成员就都打扮得齐齐整整

的了。侍女们开始给小王子打扮，给他穿上那件极其华美的洗礼袍。然而王子殿下对这些礼数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他也跟其他所有的婴儿一样又是踹腿，又是哭闹。等到小王子稍微平静下来，她们把他抱给王后。王后依然病卧在床，使女们为王后取来了在小王子的洗礼上要穿的礼服，而这些礼服就放在床上；但她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其实，王后这天照旧起不来床，因而也就不会穿这些东西。

王后由衷地赞美打扮得这么漂亮的小王子，她又是亲吻，又是祝福，躺在床上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小宝贝，就像平日他睡熟时她注视着他一样。然后，她微笑着把小王子交到女官的手上，说她希望小王子这天过得快活，希望整个洗礼能够进展得顺顺利利，所有的客人都能玩得开心。说完这话，王后就静静地翻了个身，再也不说一句话。她确实是个从不会抱怨的好王后，她的名字叫多洛蕾丝。

王后的缺席并没给小王子的洗礼造成任何妨碍。由于王后陛下多年来一直身体虚弱，从没参加过这类欢庆活动，因而，所有的人，包括国王本人，全都对王后的缺席习以为常。王后对其他各项事务都能尽职尽责，单单不能参加庆典；而这类活动没有她也都能顺顺利利地进行，或者说表面看来没什么妨碍。

前来参加洗礼的客人全都到齐了，他们全是本国和邻国的贵族以及宫廷要员；此外，就是那十二对教父和教母：这些人是国王精心替小王子挑选出来的，日后一旦有用人之机，这些人就是小王子的最得力的帮手。当然，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，作为诺曼斯兰王国有权有势的国君的继承人，哪儿会需要别人的帮忙！

这些教父、教母都是些大公和女大公、王子和公主一级的

人物，他们头戴礼帽，双双走上前来，在孩子的额头上亲吻，说出他们每个人给孩子起的名字。然后，六个传令官使出全身的劲头儿把这些名字传出去，记录在国家的档案里，以备将来用得着的时候随时查阅——而这样的時候大约只有两次，一次是在小王子日后加冕的时候，另一次则是在他的葬礼上。

这场盛大的洗礼很快就结束了，前来参加洗礼的客人们个个心满意足——只有这场典礼的当事人小王子本人除外——小王子徒然地在那件华美的洗礼袍下咕咕哝哝地抱怨着，差点儿没给闷死！

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，就在来教堂的路上，小王子刚刚遭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。小王子的保姆——不是那位相貌平平的保姆，而是另一位有身份的宫廷侍女，一位优雅、时髦的少妇，她的任务就是把小王子送到王室小教堂受洗，洗礼之后再把他安全地送回宫中——出了一点儿小差错。她在下楼时只用一只手抱着小王子，腾出另一只手去提裙子，于是，就在大理石砌的楼梯脚下，小王子不幸被摔了一下。

当然，保姆立刻就把小王子从地上拾了起来。这个意外事件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，结果，事后果真就再也没有谁提起过。小王子当时被摔得脸色煞白，一声都没哭出来，因而，走在后头的那些人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。过了一会儿，等小王子缓过劲儿来，开始啼哭的时候，他那微弱的哭声也早被震耳欲聋的银号声盖住了。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，人们是不愿看到闹出乱子来的。

因而，整个参加典礼的行列只稍稍停顿了一会儿，就又继续前进了。在这个行列里，传令官们的制服是蓝和银白相间；王宫侍从们是梅红和金黄相间；走在小王子和保姆前头的还有一大群身着耀眼的白色衣裙的少女，她们每人手持一只装



走在小王子和保姆前头的还有一大群身着耀眼的白色衣裙的少女,她们每人手持一只装满玫瑰花瓣的篮子,一边走一边抛撒着。

满玫瑰花瓣的篮子，一边走一边抛撒着。走在行列最后面的是小王子的十二对教父和教母，他们个个衣着鲜亮，神采奕奕，那股不可一世的劲头儿简直盖过了他们的教子！而小王子呢，他在一大堆薄纱和花边里头只露出个小脸蛋，实在不起眼，除了在他的头顶上张着一个用白缎制成的饰有鸵鸟毛的华盖，算是这位未来的王位继承人的特殊的标志。

人们一齐来到王室小教堂。温暖的阳光从彩绘玻璃窗透进来，国王跟他的大臣和客人们站在一边，小王子跟他的随从们站在另一边，那场面是如此庄严盛大，好像只有在仙境里才见得着。

“我们真好像是进了仙境！”人群里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撒完最后一把玫瑰花瓣，悄悄对身边的一个同伴说，“眼下，小王子就差一位从仙境来的教母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一个尖利然而又不会令人感到不快的温和的嗓音从背后传来。人们发现，此时，在这群孩子们中间多出了一个人——她不是孩子，但个头儿并不比孩子大。这些人以前从未见过她，而且可以肯定她并未接到王室的邀请，因为她身上没穿合乎这个场合的礼服。

这是一位身材矮小、全身灰色的老妇人。她穿着灰色的长袍，长袍外还披着一件带帽子的灰色大斗篷——斗篷的质地格外精美，泛着一种永远闪烁不定的光泽，仿佛就是黄昏时分天空中闪动着的那种灰色。她的头发是灰色的，眼睛是灰色的——甚至她的整个脸部都蒙着一层柔和的灰色暗影。然而，在她身上却一点儿看不出老年人的那种令人不快的东西。她的笑容就跟小王子脸上浮现出的笑容一样甜美和天真——就在她靠近小王子的当儿，笑容就悄悄浮现在了小王子那苍白的小脸上。她眼下就站在小王子身边，近得一伸手就能碰

着他了。

“当心！别叫这孩子再摔着了。”

那位神情傲慢的年轻保姆吃了一惊，脸色一下子因气恼而涨得通红。

“是谁在跟我说话？别人怎么会知道？——我是说，这事儿关别人——”这时，她有点儿感到胆怯，但说话的腔调依然比一位有身份的年轻夫人惯常的说话声高出不少。“老太婆，你应该懂得一点儿规矩才对：你不该说‘这孩子’，而应该说‘王子殿下’。走开，王子殿下要睡一会儿了。”

“刚好相反：我不仅不会走开，还要吻他一下。我是他的教母。”

“你！”这个时髦的宫廷侍女惊叫一声。

“你！”所有的宫廷侍女和侍卫们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惊叫。

“你！”传令官和其他仆从们也都惊叫起来。为了防止这场争吵继续下去，他们开始吹起银号。

这时，国王跟他的大臣和客人们已经出发返回王宫；小王子的随从们也开始列队，准备出发。然而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位身材矮小、全身灰色的老妇人不慌不忙地站在大理石台阶的顶端，靠着手杖的帮助踮起脚尖，在小王子的脸蛋上连连吻了三下。

“简直受不了！”年轻保姆尖叫着，掏出一块镶着花边的手绢迅速地在老妇人吻过的地方擦拭着。“这是对王子殿下的玷污！赶快走开，老太婆！要不，我就立即禀告国王陛下了。”

老妇人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不幸的是，国王至今还不认识我呢。”那神气仿佛在说，由于这种不相识，吃亏的自然是国王。“王宫里有我的一位朋友，就是国王的妻子。”

“国王陛下没有妻子，只有王后。”年轻的保姆带着轻蔑的

神情纠正说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老妇人回答说。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跟王后陛下很熟悉。我爱王后陛下，也爱她的孩子。因为你把小王子在大理石台阶上摔了一下（她这话是用一种神秘的耳语声说出来的，尽管年轻的保姆正怒气冲冲，但仍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），我就只好来做他的教母——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能给他帮助。”

“你帮助他！”人群里轰然爆发出一阵大笑；然而，矮个儿的老妇人一点儿也没在意人们的嘲笑。她那一双温和的灰眼睛一直盯着小王子看，而小王子似乎也在回应着老妇人的目光，脸上无缘无故地一次又一次浮现出婴儿所特有的心地纯洁的微笑。

“这事儿一定得向国王陛下禀报。”一位宫廷侍卫这样说。

“再过一会儿，国王陛下就会听到另一个更重要的消息了。”老妇人悲哀地说。她又一次踮起脚尖，庄严地在小王子的前额上吻了一下。

“我给你起个新名字吧，这名字还没人想到呢。你叫‘多洛尔’——为了纪念你的母亲多洛雷斯王后陛下。”

“纪念！”听到这个不祥的字眼儿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；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老妇人的无礼感到愤怒——她说话简直是一点儿规矩也不懂！在诺曼斯兰王国里，国王和王后的教名是要避讳的：自打他们加冕的那一天起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提起。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，才用得着他们的教名，那就是，工匠要把他们的教名刻在棺材上。

“老太婆，你真是极端缺乏教养！”一位年龄最大的宫廷侍女尖叫着说，老妇人那不祥的预言令她恐惧得战栗起来。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，我搞不懂；然而，你怎么知道——

你怎么竟然敢提起我们最仁慈的王后陛下名字叫多洛雷斯！”

“她曾经叫多洛雷斯。”老妇人用一种既温和又庄严的语气纠正说。

刚才说话的那个侍卫——他被称作“金杖侍卫”——举起手中的金杖，打算教训一下这个大胆无礼的老妇人；其他侍卫也纷纷伸手想抓住她。然而，他们抓到手上的那件灰斗篷仿佛立刻就在空气中消融了。侍卫们愤怒地扑上去，正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空中就传来一个沉重的、压抑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

王宫里那洪亮的钟声只有在王室成员去世的时候才会响起，而且每次敲响的次数就是这位去世的王室成员的年龄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们静静地听着这报丧的钟声。有个人开始数这钟声敲响的次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——一直数到二十九下，而这恰好就是当今王后陛下的年龄。

真真切切，当今的王后陛下辞世了！就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，她撇下才到手的幸福，也摆脱了旧日的苦难，悄悄地去了——这两样不多不少，刚刚扯平。她把身边所有的侍女、仆人都打发去参加这难得一见的盛典，自己孤零零地留下来。她把脸转向了窗户。从这儿望得见远在天际的群山的峰顶——那是“美丽群山”，人们是这么称呼那一片山峦——而王后陛下正是在那儿出生。她就这么凝视着家乡美丽群山的峰顶，静悄悄地撒手而去了。事后，那些仆人们为了替自己辩解，都说，仁慈的王后陛下一向行事如此，只有她才会这么做。

当小王子被抱回宫中王后陛下的寝室，妈妈已经再也不能吻他了。尽管他眼下还不懂这些，然而打这以后，他注定永远也不会得到妈妈的吻了。至于他的教母，那位穿灰衣服的老妇人——她是这么称呼自己的——她是在人们要抓她时像

她的斗篷那样消失在了空气中，还是从小教堂的窗户飞走了，或者趁乱溜进了人群里，没有人能说得清，也压根儿不会有人再想起她来。

只有保姆——就是相貌平平，然而为人却十分朴实的那一位——那天深更半夜从育儿室出来，去给一直啼哭不止的小王子取镇静剂，发现门口仿佛坐着个什么人。要不是她瞧见了那一双温柔、亲切的灰眼睛，她一定会以为那不过是个影子罢了。保姆吃惊地捂住了自己的双眼。等她把两手从眼前拿开时，老妇人已消失不见了。

第二章

国王正嘬大拇手指头呢

宫中的每一个人全都对可怜的小王子很和善；我想，人们通常都对没娘的孩子表现得很和善，不论他是一位尊贵的王子，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童。小王子有一间豪华的育儿室，有一班固定的保姆、仆人来照看；他在王宫里享受着所有这些人的尊重和最高的待遇。小王子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准用傻里傻气的儿语跟他说话，或者逗着他玩，更不用说亲吻他了——尽管王宫里的规定是如此严格，有些人还是忍不住偷偷去亲吻他，因为他的确是个十分可爱的孩子。

我不能说小王子思念他的妈妈，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思念；然而自打王后去世之后，小王子就闹起毛病来，总有些不大对劲儿。他开始从一个俊俏的婴儿逐渐变成一个弱不禁风、苍白无力的病儿，而且几乎停止了发育——尤其是他的一双腿，从前可是长得胖嘟嘟的，要多健壮有多健壮。

打从洗礼那天起，这两条腿就渐渐萎缩了。他再也不会发脾气的时候两腿乱踹，或者在高兴的时候踢蹬着玩了。小王子长到一岁左右，保姆开始扶着他学习站立，然而他只会一次次地摔倒，根本站不稳。

小王子摔倒的次数太多了，于是，人们就开始议论起这事儿：一位王子竟不能用自己的两条腿站起来！这真是太可怕

了！这对诺曼斯兰王国来说是多大的不幸啊！

当然，这对失去了母亲的小王子来说是更大的不幸，然而有谁会想到这一层呢？过了一段时间，小王子渐渐康复，他那可爱的小脸蛋儿上又有了从前的光泽，他的身体开始长大，并且逐渐强壮起来；但是，他的两条腿却一点儿不见变样。人们在私下里仍在议论这事儿，而且一边议论一边还心事重重地摇着头。如今，王国里人人都知道小王子的身体出了问题，然而谁都不肯说破——可到底小王子出了什么问题，这又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当然啦，谁也不会把小王子的情况透露给国王陛下哪怕一丝一毫。人们的行事原则一向如此，对大人物是不该提起那些叫人不快的事情的。另外，国王陛下从没关注过这位王储，对有关小王子的其他事务也很少过问——有许多更重要的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呢。

人们纷纷议论说，国王陛下一点儿都不思念已故的王后，因为她在去世之前就病了那么久；然而实际上，国王在内心一直思念着这位贤德的王后；王后的突然故去给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自打王后去世之后，国王就住在了王后那间望得见远处美丽群山的寝室里，而且常常凭窗眺望，仿佛那美丽的王后如今虽已魂归故里，仍能时时前来探望正在深切地思念着她的国王陛下。

有一件事儿说来奇妙，就是国王没有采纳那十二对教父、教母给小王子起的名字里的任何一个；为了纪念已故的王后多洛雷斯，他跟那个穿灰衣服的老妇人不谋而合，给小王子起了“多洛尔”这个名字。从没人向国王提起过洗礼上遇到的那件怪事儿，也没人敢在给小王子起名字这件事儿上提什么建议，然而事情就这么巧合。

按照王国里的惯例，每个星期，保姆都要把小王子打扮得齐齐整整，抱着他去觐见国王陛下一次，每次半个小时。然而，国王陛下在这个时候通常不是身体欠安，就是心情郁闷，几乎注意不到小王子的身体发育情况。

一次，国王正跟亲王在一起闲坐——亲王对他的这位兄长一向尊崇有加——小王子在屋里玩，他拖着身子从一个屋角爬到另一个屋角，或吃力地从一张椅子上爬到另一张椅子上——他更多地是在使用他的两只胳膊，而不是他的两条腿。这让国王有所触动：小王子好像有点儿不大对劲儿。

“王子多大了？”他突然向立在一旁的保姆这样问。

“报告国王陛下，王子殿下至今有两岁三个月零五天了。”

“这可不是让人高兴的消息。”国王冷冷地说，他不禁叹了一口气。“他应该早就超过现在这个发育阶段了。是这样吧，弟弟？”他转身问亲王。

“你生了那么多孩子，对这些事儿一定是知道得很清楚。他该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吧？”

“噢，不会的。”亲王一边嘴里这样说，一边大有深意地望了那个年轻的保姆一眼。保姆一点儿也没听懂他的意思，她被吓得浑身颤抖，眼眶里溢满了泪水。“陛下完全不必担心。毫无疑问，到时候王子殿下肯定就会克服掉的。”

“克服掉什么？”

“只是有点儿轻微的虚弱——唉，在脊柱上，或许是从他母亲一方遗传下来的。”

“啊，她一直都很虚弱。不过，她可是从古至今最可爱的女人。过来，我的儿子。”

小王子把脸转向父亲，这张脸是那么可爱和庄重，太像他的妈妈了。国王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，他愉快地朝小王子

伸出了两臂。然而出乎国王意料的是，小王子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朝爸爸跑过去，而是笨拙地在地板上爬，这让他的脸上一下子被乌云笼罩了。

“你们早就应该让我知道王子的真实情况。这真是糟糕——太糟糕了！这对于一个王子来说，尤其如此。立刻召集全国所有的医生。”

于是，这个王国里所有的医生全都来到了王宫，然而，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，他们提出的治疗方案当然也五花八门。不过，他们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：完全可以肯定，王子殿下早年一定受过伤——也许是被摔了一下，伤到了脊椎和下肢。难道就没人记得这回事儿？

是的，没人记得王子殿下曾经被摔着过。所有的保姆和仆婢们全都赌咒发誓地说，王子殿下从未发生过、也不可能发生这类意外事故。然而，一位来自乡下、为人忠厚的保姆终于记起来了，就在受洗那一天，王子殿下确实是被摔了一下。于是，这个诚实的乡村姑娘立刻受到大家一致的严厉指责，他们断言：她从此再也别想过安生日子了，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人由于她的好记性而遭殃！在洗礼这一天负责运送小王子的那个年轻的宫廷侍女——她跟亲王有些瓜葛，她曾是亲王的一个侄媳，如今已经离异——立刻受到处罚。这个可怜的年轻侍女马上被送到美丽群山关了起来——这里是她的出生地，她注定要在监狱里度过她的余生了。

不过，对于以上这类细节，国王陛下并不知情；因为当国王得知儿子不能走路时，他的整个身心就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，哪儿还会有心思过问其他事情？这件事太让人伤心了，而国王陛下是从不喜欢听那些叫人不高兴的事的。有时，他问起多洛尔王子治疗的进展情况，他们就回答说，正像预期的

那样，王子殿下身体正在恢复之中——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因为，这些医生们在小王子的身上试验了一种又一种治疗方法，小王子本人自然是受尽折磨，这些医生们也是越治越糊涂；终于，亲王提议说——他不想得罪这些医生们中间的任何一位——不如把小王子交给大自然去治疗。大自然母亲也的确是一位最好的医生，她正在竭尽全力帮助小王子恢复健康。

确实，小王子仍旧不会走路：他的两条腿就像生长在身体下端没什么用处的附肢；然而，他的上肢和躯干却发育得越来越健壮了。他的面容依旧那么可爱——正像王后陛下本人，那是从古到今最美丽、最可爱的一张脸了。

就是国王陛下——尽管他的性情的确有些冷酷——有时也不禁用一双充满哀怜的眼睛关切地注视着这个小家伙。他注意到，小王子是多么灵巧地学会了用他的两只胳膊在地板上爬行，或在桌椅间攀援，他跟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活泼好动，只是他的运动方式的确是太笨拙了。

“可怜的小人儿！他的确干得挺棒的，而且他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什么悲哀——甚至连我感受到的一半的悲哀都没有！”国王对亲王说——眼下，亲王对他这位生病的哥哥更加殷勤了——“弟弟，万一我哪一天出现意外的话，你就是摄政王。如果我将来不在人世了，你能照看好我的这个可怜的孤儿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当然啦！可是，咱们别去设想这种可怕的不幸！我可以向陛下担保——全国的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向您担保——这种事决不可能发生！”

然而，他清楚地知道——不仅是他一个人，全国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——这种事太可能发生了。而且就在此后不